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浮雲上人點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！他們的神智受惑，外人無法爲之助，祇有等他們自己突然醒覺過來！」

金蒲孤不安地道：「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」

浮雲上人笑道：

「這個老衲就不知道了，要視各人的情況而定，惑心術是誘導人的思想理智朝他所向住的事情而深入，所以才能使人受迷而不自覺，假如一旦誘導錯誤，反而投之以他最厭惡的事情，那人的內心立生抗力，頓悟前非，就自然而然的覺醒了！」

黃鸝忍不住叫起來道：

「對了！那劉素客也會對我施行過惑心術，結果他說錯了話，我才不受其惑……」

金蒲孤長歎一聲道：「照這樣看來那些人的醒覺機會太渺茫了，劉素客對你的瞭解不深，以一般的親情來動你，才使他的法術失了靈，那些人跟他相處日久，心中的好惡都流露無遺，他再也不會犯錯誤了！」

浮雲上人沉思片刻才道：

「人心是個很微妙約東西，它所包藏的事物連它的主人都無法全明白，劉素客又怎能一概而知呢，惑心術的魔力具有時效的，當一個人的慾望滿足到某一個程度時，必會產生厭倦之感，因而產生新的慾望，因此，施術的人必須順著他新的慾望再度施惑，也

許就在這轉變之間，他會用錯方法！」

金蒲孤廢然道：「這畢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！」

浮雲上人道：「不錯！可是我們除了希望與等待之外，別無他策可行！」

金蒲孤沉思片刻，忽然道：

「我不相信，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，祇要這惑心術有弱點，我們就可以針對它的弱點而攻之，上人！這種法術學起來困難嗎？」

浮雲上人略異地答道：「那要視一個人的智力而定！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以在下的智力而言，大概多久才可以學會！」

浮雲上人想道：

「假如僅僅學會使用，祇要四五天就行了，可要想學成，則非人智所能及者，因這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玄秘功夫……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我祇要學一點最簡單的方法就夠了，不知上人可肯傳授！」

浮雲上人一怔道：「施主要學它幹什麼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我遇上受惑的人時，專門把他往最痛恨的事情上誘導，這樣不是可以使他清醒了嗎？」

浮雲上人不禁動容失聲道：「施主這一個想法太奇特了，老衲從所未聞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不知此法是否可行？」

浮雲上人道：

「這個從無人試驗過，老衲也不敢預料，不過就算事出可行，也有許多阻礙，第一，施主怎知那人心中最痛恨的事是什麼？」

金蒲孤道：

「別的人不清楚，但家師與耿不取兩位老人家的心情在下是十分明了的，我這個方法自然是先從他們身上著手，其他的人等我瞭解清楚後，再行對症施術！」

浮雲上人深思良久才莊重地道：

「老衲對於所知的一點伎倆當不吝傳授，可是有一層顧慮卻不能不爲施主說清楚，施主習得此種方法後，就無法再抵抗劉素客的法術了，因爲道行高低有別，不入此門，對此道的感受力較淺，既入此門，則是各較所長，施主受道日淺，萬難與劉素客多年火候抗衡，故而施主必須斟酌利害……」

金蒲孤毅然道：「我決定捨身一試！」

浮雲上人默然片刻才道：「施主既然已作決定，老衲自當盡所知傾囊相告！」

金蒲孤拱手道：「多謝上人！」

浮雲上人擺擺手道：「施主不必客氣，劫難當頭，大家都受爲天下安寧盡一分力，老衲正愁獨力難支，幸得施主這等英才爲助，老衲也感到欣慰莫名……」

金蒲孤又道：「不過此事必須覓一秘密所在行之，因爲劉素客對在下存戒意，設若他得知在下亦曾習得此術，先發制人，豈不是倒持太阿，反授之以柄了！」

(一三一)

八
墓
村

墓
村

● 橫溝正史

「討厭！你胡說八道什麼…初次見面就這樣說，不是很失禮嗎？對不起，這個人喝醉了就開始瞎說。」

「你和諺訪先生以前就很熟嗎？」

「我們是遠房親戚，從八墓村離鄉背井到城來的人不多，所以相處頗爲融洽。對了，在我家被燒毀之前，我一直住在東京。」

「你到底還要悶在鄉下多久？像你這麼漂亮的女人待在鄉下，對鄉下來說是一種負擔，而且都市失去你這位麗人，可就十分寂寞啊！」

「我不是說過嗎？祇要東京蓋出漂亮的房子，我馬上搬回來。你放心，我也不打算將我的青春葬送在那種烏不拉屎的鄉下地方。」

「不過我看你似乎已經沉醉在那個地方了。喔，都已經幾年了？我記得你好像是停戰那年搬回去的，算算也有四年了，八墓村到底有什麼魅力吸引你住了四年？」

「你別閒扯談了，我有正經話對寺田說。」

她話鋒一轉，阻止諺訪先生繼續胡鬧，轉頭面對著我，臉上綻放出嬌柔的微笑。

「你知道我是前來迎接你的嗎？」

「啊……」

「對於你外公的不幸，我感到很遺憾，如果最初由我來迎接你，也許就下會發生意外。這回我受你小梅姑婆和小竹姑婆的拜託，前來處理丑松先生的後事，並負責帶你回去。再過兩，三天我們就動身出發，到時候可要委屈你跟我在一起了。」

「哦……好的。」

我的身體內又再度產生發熱又發冷的化學反應，鮮艷的朱紅，在我灰色的人生中，像漣漪一樣逐漸擴散……

第二章、返回故鄉

滿懷疑惑

雖然森美也子小姐說兩三天之內就動身回八墓村，但是難得從鄉下出來一趟，她想趁這機會逛街購物，也想探望住在關西地區的好友，還想過過戲癮看出好戲，所以逗留的時間一天天延長，等到我們動身出發前往八墓村，已經是六月二十五日了。

收音機廣播尋人啓事讓我第一次拜訪諺訪律師的日期，正好是五月二十五日，雖然祇有短短一個月的時間，這期間發生的事情卻足以令我頭暈目眩。

到現在即將動身出發爲止，我幾乎每天都拜訪諺訪律師的家，主要是因爲森美也子小姐不斷打電話請我過去陪她逛街購物、看戲。

我過去很少有機會和異性接觸，此刻總算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，然而在這同時，一般不知道是不安還是恐懼的莫名預感，像一株錯綜複雜的村根，一直盤踞在我心頭，更隨著時目的延長而加深擴大，甚至萌發出黯淡的絕望感。

諺訪律師與森美也子小姐或許深怕我在毫無心理準備的狀況下，驟然聽到身世之謎會招架不住，所以藉著出發前的交往空檔，陸續說出和我的出生有關的恐怖事件。

這一段恐怖，駭人的身世，如同前面序章所述，實在叫人震驚得無法言語。

(十八)

招魂

倪匡

如果發生了那樣的情形，那麼這個「建文帝」，死了至少超過五百年，他一仆地，祇怕就是一堆跌得散了開來的白骨。

(我早已說過，接下來發生的事，亂七八糟，一場糊塗之極，齊白那時有這樣的想法，自然不足爲奇。)

他想伸出手去，按在對方的肩頭上，以令對方鎮定一點，可是皇帝的龍體，顯然不能讓人隨便亂碰，那「建文帝」大是不悅，面露憤怒之色一下子將他的手拂了開去，喝道：「規矩點。」

齊白苦笑，作了一個手勢：「你自然沒有如此高壽，一定……早已……歸天了……」

那「建文帝」又是陡然一震，齊白連忙後退了幾步，生怕全突然之間變成了一蓬白骨，四下亂濺。

等了片刻，人仍然好好的是人，祇瞪大了眼，十分惱怒，他道：「胡言亂語，該當何罪。」齊白歎了一聲：「你說有百餘人和你同住在此，他們在何處？」

「建文帝」又是一片惘然：「月復一月，年復一年，復國無望，返京無門，自然有生老病死，一個個少了，又沒有新來的人，一直到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

他本來是以十分傷感的語調在感歎的，說到一半，突然發出了淒歷之極的三下叫聲來。

那三下叫聲，把齊白嚇了一大跳，倒也罷了，接下來發生的事，雖然齊白膽大到可以經年累月在古墓之中打轉，但是也一想起來，就不免冷汗直冒——這多半也是他上次來我這裡時，嚇得失魂落魄的主要原因。

那「建文帝」叫到了第三聲，突然一伸手，緊緊抓住了齊白的手臂，神情可怕之極，雙眼突起，汗涔涔而下，他抓得十分有力，可是齊白由於害怕，也不覺疼痛。

齊白在那一剎那間所想到的是：自己叫一個鬼抓住了，那是一個死了五百年的老鬼。

他雙手亂搖，喉際「咯咯」作響，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就在那時，那「建文帝」更以撕心裂肺的聲音在慘號：「我終於也死了。我死了，一代至尊，在荒山之中。」

他的叫聲，在整個山洞中，呼起了陣陣迴響，剎那之間，齊白祇覺得陰風陣陣，恍惚之間，像是不知有多少鬼魂，在跟著他一起號叫。

齊白也不由自主大叫起來：「你的死不關我事，你早已死了，至少死了五百年。」

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裡來的勇氣，一下子掙脫了「建文帝」的手，反倒用力抓住了他的肩頭。

齊白用力搖著：「你一定一定，人沒有不死的，死了變鬼，能像你這樣……魂魄凝固……宛若生人的……真是罕見之極……那又有什麼不好，何必悲號？」

(五十六)



拿著早餐，開始向前走去。

辜仲暘挑了挑眉，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，怎麼一大早就有個長得跟歐嘉芝一模一樣的女人拿花走在路上。

她這麼有閒情逸致？一抹微笑躍上了他的唇角。

「靠邊停車。」他吩咐司機。最近熬夜工作的他，不想浪費體力開車，於是這陣子便請司機代勞。

車子停下，他在離她不遠處下車。兩個人的視線對上。

剛才那輛賓士車閃著方向燈要靠邊停時，歐嘉芝就有預感會碰到熟人，賓果，果然被她猜對了。

穿著鐵灰色西裝、抹上發油的他，果然像個大企業家，難怪會取Gordon這種活像大企業家的英文名字。

「在散步？」當兩人距離拉近成一平行線時，辜仲暘開口調侃她。

「你要管！」她已經一肚子火了，他還火上加油，她的口氣當然好不到哪裡去。

「拿著花……跟早餐？」他笑了。

「我喜歡！」瞪了他一眼，歐嘉芝繼續走著，這個討厭鬼的劣根性真重，老愛取笑她。

辜仲暘跟上去與她並肩走，且示意司機別跟。

「車子壞了？」他拉住她，兩個人面對面，不同於剛剛開玩笑的臉，他換上了一張很認真的表情。

(四十)

再轉數步，見一座門樓，兩扇竹扉，半開半掩，卻不像人家的大門，蔣青巖抬頭一看，見那門上釘著一個扁，扁上寫著：「後桃源」三個大字，並不會落款，蔣青巖方知是個大家的園子。那群蝶兒竟往園內飛去，蔣青巖欲待跟那蝶兒進去，又恐怕被人盤問；欲待不進去，想那群蝶兒飛來的光景，卻像有些緣故，心中左思右想，祇得讓那群蝶兒先去。

蔣青巖在門外想了半晌，道：「無妨，無妨，便是大家的園亭，也是容人遊玩的，便有人撞見，我自有話對他。」算計已定，放開腳步，竟往園內走來，行過一帶迴廊，轉過茉香棚、茶架，祇見一灣流水，兩岸蘋花，真個可愛。蔣青巖看了半晌，遠遠望見對岸的樓閣繚繚，欲待過去，奈無舟可渡，祇得沿岸走來。忽見幾株深柳，籠住一條板橋，蔣青巖心中甚喜。將衣袖分開柳枝，輕輕走上橋來。你道可又作怪！那群蝶兒正在這橋上飛舞，蔣青巖暗暗道了幾聲「奇怪」。那群蝶兒見蔣青巖到了，便望前飛去。

蔣青巖想道：「這群蝶兒頗似有因。我於今到底直跟定他，討個下落。」又隨著蝶兒轉彎抹角，過了幾處亭台池館，隱隱見朱扉半啓。蔣青巖走到門邊，聽得裡面有婦女聲音，恐是人家內宅，祇得閃在湖山石邊，聽那裡邊說話。不防裡面走出一個青衣女子來，年可十三四歲，朱唇皓齒，髮齊眉，打扮不惡。手中拿一把團扇，見了那群蝶兒，忙用扇去撲，口中叫道：「韓姐，你看好一群大蝶兒，快來撲住他要子。」蔣青巖連忙躲到一座牡丹台下，偷眼觀著門內，看還有甚人出來。不半晌，那門內果然又走出一個女子來，年可十八九歲，生得十分俏麗。怎見得：

體態輕柔，容顏秀雅。湘裙下三寸金蓮，雲鬢中兩行翠鳳。體似柳柳小蠻腰，賽過櫻桃樊素口。

那女子身穿了一件綠色春衣，手拿了一把葵花宮扇，望著那青衣女子問道：「蝶兒在哪裡？」青衣女子道：「方纔一群蝶兒，都被我撲散了，祇撲得一個在此，我拿與小姐看去。」那綠衣女子道：「小姐更衣去了。也好就來。」說猶未了，祇聽得門內步搖響，早出一位絕世的佳人來。怎見得：

二九芳年，三春美景。黑髮如雲，蛾眉露兩行新月；紅顏似玉，朱唇含一點丹砂。不長不矮，不瘦不肥。宜喜宜嗔，宜鬱宜笑。薄羅衣新裁燕子，凌波襪淺襯湘裙。真是王嬌再世，宛如西子重生。

(六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研鑽 子平八字

45年
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經濟
婚姻
健康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